

墨辩

1 墨辩，指今传《墨子》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其文风古奥难
2 解，且多文字错讹。其内容繁杂，有对墨子理论之补充，有涉及自然科学技术者，有涉及逻辑和知识理论
3 以及其它哲学问题者。其中逻辑和知识论系中国古代哲学于此类问题之主要成就。
4 墨辩多驳斥名家理论，亦有涉及庄子理论者，故其时代当在名家诸子之后，为墨家后学。

5 1 同异问题

6 墨辩谓“同”有四种。《墨子·经上》云：

7 同：重，体，合，类。

8 《墨子·经说上》解释云：

9 同：二名一实，重同也；不外于兼，体同也；俱处于室，合同也；有以同，类同也。

10 此谓“同”有“重”“体”“合”“类”四种意义。两概念虽各有一名，但所含元素完全相同，即为“重”。
11 一物之不同部分，虽不相同，但皆属于同一整体，此为“体”。例如一个人之手足固不相同，但皆为此人
12 之一部分，故为“体”。两物若处于同一时空范围，则为“合”。例如两人共处一室。两物若有某一相同属
13 性，则为“类”。例如一白马和一白石，二者皆有“白”之属性，属于“白”之概念，即为“类”意义上的
14 相同。总之，这四种“同”，唯“重”就概念层面而言，其余皆针对具体事物。

15 “同”之四种意义既明，则“异”即为“同”之条件之缺乏。故“异”亦有四种意义，即“不重”、“不
16 体”、“不合”、“不类”。如此，“同”与“异”之确切意义既明，则惠施“万物毕同毕异”之诡辩可破矣。
17 万物皆有相同属性，系“类”之同；有不同属性则系“不类”之异。万物有相同之处与有不同之处本不互
18 相矛盾。执其中一点而言万物毕同或毕异皆无意义。

19 更进一步，墨辩论概念之间的关系。《墨子·经说下》谓：

20 牛与马惟异，以牛有齿，马有尾，说牛之非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无有。曰牛之与马不类，
21 用牛有角、马无角，是类不同也。若举牛有角、马无角，以是为类之，不同也，是狂举也。犹牛有齿、马
22 有尾，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则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故曰：牛马非牛也未可，牛马牛也未可。则或可或不
23 可，而曰“牛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马不二，而牛马二。则牛不非牛，马不非马，而牛马非牛
24 非马，无难。

25 盖两概念之同异，需考察其定义性条件，否则即生错误。兹以“牛”和“马”两概念为例。若因“牛

有齿，马有尾”而判“牛”和“马”为不同概念，即生谬误。这是因为牛和马皆有齿尾，而非牛有齿马无齿或者马有尾牛无尾。且有齿者未必为牛，有尾者未必为马。故“牛有齿”非“牛”之定义性条件，“马有尾”亦非“马”之定义性条件。依今日之用语，“有齿”非“牛”之充分必要条件，“有尾”亦非“马”之充分必要条件。“牛有角，马无角”与此同理。据此类论据言牛马之异者，为“狂举”也。

更进一步，引文论“牛马”、“牛”、“马”三概念之关系。“牛马”为“牛”和“马”二概念之相并，自然不与“牛”或“马”相等。但“牛马”中部分元素与“牛”中元素相同，其余元素与“马”中元素相同，不可简单概括为“牛马”是“牛”或“牛马”不是“牛”。此处墨家后学已注意到概念之间虽不相等，但可相交或互相包含，较公孙龙为一大进步矣。

2 坚白问题

墨辩驳斥公孙龙坚白相离之理论，持唯物主义立场。盖公孙龙欲论属性概念之独立存在，借知觉历程证之。墨辩作者谓知觉历程不能证立属性之独立，公孙龙之论证无效。盖坚与白为石之固有属性。视之得其白而不得其坚，却无碍于石之坚；拊之得其坚而不得其白，却无碍于石之白。坚与白皆在于石，并未相离，故知觉历程不能证坚白之相独立。

3 “名”与“谓”

《墨子·经上》论“名”与“谓”，颇为精严：

名，达、私、类。谓，移、举、加。

《墨子·经说上》解“名”曰：

名：物，达也，有实必待之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

“达”即万物。盖万物皆为物，皆属于“物”之概念。此概念称为“达”。“类”指“达”中包含的各种概念，譬如“牛”“马”“坚”“白”等。“私”则为指代个体事物之名，其效力范围仅为某一物。

《墨子·经说上》解“谓”曰：

谓：命狗犬，移也。狗犬，举也。叱狗，加也。

古语“狗”指“未成豪之犬”。三“谓”论“是”的三种含义。“移”指包含关系，如“狗”之概念包含于“犬”这一范围更大的概念，即狗“是”犬。“举”指定义关系，如将“狗”定义为符合“未成豪”这一条件的“犬”，即狗“是”未成豪的犬。“加”指将个体归于某一概念，如言这“是”一条狗。

4 论“辩”

墨辩反对庄子“泯是非”之立场，谓辩论有胜负，且此胜负有价值。《墨子·经下》云：

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

《墨子·经说下》解之曰：

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

此谓“辩”乃对某一命题之肯定与否定之争，必有胜者。

《墨子·小取》又载：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

此谓辩论可分清是非、区别治乱、分辨事物之同异、考察事物之道理、分析利害、解决疑虑。此系借肯定辩之效果来肯定辩之价值，上承墨子之功利主义立场。

《墨子·经上》解释论证中的条件，云：

故，所得而后成也。

《经说上》解之：

故：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若见之成见也。

“小故”即必要条件，“大故”即充分必要条件。

《墨子·小取》论辩论之方法：

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

“辟”即举例说明，“侔”即类比，“援”即以对方所肯定者推演出与对方所否定者，“推”即指出对方所肯定者与所否定者之相同处。

最后，《墨子·小取》谓可用于描述一范围较小概念的词语，可能不能用于描述其所属的范围较大的概念。《小取》云：

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获，人也；爱获，爱人也。臧，人也；爱臧，爱人也。此乃是而然者。获之亲，人也；获事其亲，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爱弟，非爱美人也。车，木也；乘车，非乘木也。船，木也；人船，非人木也。盗人人也；多盗，非多人也；无盗，非无人也。奚以明之？恶多盗，非恶多人也；欲无盗，非欲无人也。

此于近代已为常识，而古代鲜有论述者。

5 知识问题

墨辩中涉及知识论者，兹分述之。

《墨子·经上》谓：知，材也。

《经说上》解之曰：

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不知，若明。

此论认知能力和知识。知识之获得依赖于认知能力，但有认知能力未必有知识，尚有能力运行之问题。

《经上》分论感觉能力和理解能力：

86 知，接也；恕，明也。

87 《经说上》解之曰：

88 知：知也者，以其知过物而能貌之，若见。恕：恕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

89 此处“知”指感觉能力，其运行产生感性印象，故曰“能貌之”。“恕”指理解能力，负责整理感性资

90 料，所产生的知识较为明晰确定，故曰“其知之也著”。

91 此外，墨辩论获得知识之方法。《墨子·经上》曰：

92 知：闻、说、亲。名实合为。

93 《经说上》解之曰：

94 知：传受之，闻也；方不障，说也；身观焉，亲也。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志

95 行，为也。

96 “闻”即由他人传授所得知识；“说”即由推理论证所得知识；“亲”即由实践所得知识。此为知识之

97 来源。“名”为用于陈述者；“实”为被陈述者；“名”与“实”相符，即为“合”。利用知识进行实践，谓

98 之“为”。此系知识之表述和实践。